

# 《残酷的金钱》琐谈

王允道

法国作家阿尔诺的成名作《残酷的金钱》描绘的故事虽然发生在危地马拉,但在拉丁美洲,甚至在全世界其它地区也常常发生这类悲惨事件。小说里的失业工人来自世界各国,有的甚至是欧洲高度发达的工业化国家,他们却都汇集到南美洲的一个贫困国家里谋求生存,不惜一切代价企图在这冷酷无情的现实中取得一种存在的可能性。对于世上不少地区的绝大多数人民大众来说,他们作为物质的客观存在都难以保证,那就更谈不上什么发展以主观世界为内容的精神存在了,用存在主义者萨特的话来说,即人的主观意识的自为存在。他们的存在意味着生死线上的挣扎,如同小说主人公吉拉尔在与饥饿、烈日、困倦、天灾人祸所进行的那种惊心动魄的搏斗。因此,他们面临的抉择只有一种:生与死。有人说:上帝赋予人以生命,对于生,人还能有什么选择的呢?这话究竟对不对,还是请看小说里这一群人的命运吧。美资石油公司为了扑灭失火的油井,需要雇用汽车司机运送硝化甘油,通过现场引爆去扑灭火灾。结果几十个人为了抢到一次糊口的机会,从清晨六点一直排队等到上午十点,但只被选中四名。这些雇员明知他们运载的是一种受热后体积就会膨胀,剧烈震动时又会立刻爆炸的烈性炸药,但他们仍然甘愿豁出性命去赚一笔高价酬金。他们为了生,不得不去冒死的危险;反之他们知道生还的可能性很小,但仍幻想也许能活着回来。结果全都

惨死于途中,肉体尚且保不住,还能谈什么自为的存在呢?

当然,我们在这里不准解剖析存在主义思想的荒诞性,而是试图在介绍这本文学著作的同时进一步向读者指出,现实主义的小说在当今仍然具有强大的生命力。

—

法国评论家们在提到萨特于一九三八年发表的名著《恶心》时指出:这标志着小说的结束。萨特本人说:“从纯粹文学的角度而言,《恶心》是我最好的文学作品。”尽管如此,人们发现作品里没有社会历史背景,没有连贯的故事情节,没有完整的人物典型形象,没有严密的作品结构,因而这不能算是小说。与萨特齐名的存在主义作家卡缪,以及西蒙娜·德·波伏瓦都分别写过一些小说,但作为小说体裁必需的几大要素,如人物形象、故事情节、思想内容等与人们历来阅读的小说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五十年代以来,法国文坛上出现的新小说派及其代表作家罗伯-格里耶、布托、萨罗特、西蒙、杜拉斯等都以新思潮、新流派为标榜,并以摈弃传统小说为荣。然而人们不禁要问:小说真的寿终正寝了吗?传统小说是否已经不受欢迎?现实主义小说难道失去了它的存在价值?

我们并不反对对西方现代文学的探讨与

研究,但也主张对西方现实主义及其创作现状的介绍和重新认识。当我们发掘西方现代文学的丰富内容时,我们不应象当代某些作家那样竭力贬低现实主义文学的作用和意义;反之,当我们继承和发扬现实主义文学的时候,我们也不应把当代西方文学一律斥之为无稽之谈或荒诞的东西。

可惜,当今的西方文坛上,现实主义作品已被逼到朝不保夕的地步;现实主义作家已被认为是不足挂齿,毫无出息的文字工匠。当某些文人大肆鼓吹要描绘梦境、潜意识、虚幻、自我的同时,也有许多默默无闻的作家,以现实主义创作原则为准绳,着意揭露和批判社会的残酷现实,力图创作一些有血有肉生动活泼的文艺作品。我们这里所推荐的就是属于这样的作品。

《残酷的金钱》这部现实主义小说具有什么样的现实价值呢?

这部小说着重揭露了美国的殖民主义扩张政策和对外的经济侵略。从十九世纪下半叶起,美国资本主义迅速发展,垄断集团大量形成,工业生产已跃居世界之首。于是,它以其雄厚的经济实力在世界上加紧经济扩张,推行奴役政策。小说中涉及的内容只是在危地马拉某港口附近一口油井上发生的一次事故,但足以证明美国是怎样疯狂掠夺南美洲各国的矿产资源的,又是怎样盘剥殖民地人民和榨取他们的剩余价值的。小说一开始就给读者揭示了血淋淋的一幕:十六号油井发生了火灾,井上的十四个印第安人当场被烧死,还有两个工人在抢救途中先后死去。就连工地主任加拿大工程师也未能幸免。这是美国进行经济掠夺的小小缩影,正如作者自己所说的那样:“人们不必想从这本书中寻找它的正确的地理位置,其实它是一种虚构。”作者无非是要借虚构的危地马拉来影射广大美洲国家遭受掠夺的现实情景,因为据作者说他了解这些现实,他曾经亲身经历过这些现实。殖民主义国家的入侵,必然带来殖民地各国的极度贫困。

这部现实主义作品中揭露的另一个事实是欧洲正面临着另一场世界大战的威胁。“希特勒兴许在(巴黎)夏约宫的高台上发表演说”,西班牙佛朗哥发动了反对共和国政权的内战,法西斯分子横行霸道,为非作歹,战争的恐怖阴影又一次笼罩在欧洲和世界上空。从小说中我们看到不同肤色的人种,操着各种不同的语言,从世界不同的角落纷纷汇集到了美洲,他们妻离子散,背乡离井,开始那凄惨的逃难生涯;而大部分本属于西方社会最下层的人民,虽然躲避了战争可能给他们带来的灾难,但在异国他乡,由于身无分文,他们穷困潦倒,过着流浪汉的生活,活一天混一天,最后仍逃脱不了人生的厄运。

## 二

文学作品是一个独立的实体,也是一个充满着生命活力的有机体。马克·肖莱尔在他的论著《作为发现的技巧》中写道:“现代批评已经证明,只谈内容就根本不是谈艺术,而是谈经验;只有当我们谈完成了的内容,即形式,即作为艺术品的艺术品时,我们才是作为批评家在说理。内容即经验与完成了的内容即艺术之间的差别,就在技巧。”<sup>①</sup>尽管他把内容与艺术的差别局限于技巧,但他对文学作品的内容和形式的关系所发表的议论还是值得我们参考的。

那末,什么是《残酷的金钱》的形式,即完成了的内容呢?什么是它的艺术特色呢?这部作品的技巧又体现在何处?

我以为作品基本上继承了现实主义的传统创作方法,作者从无所不知的全能视角进行观察、叙述和描写的。抓住这一点,我们就能剖析作者在铺开故事情节时是否真正做到了客观。小说大致分成三部分:一是故事的准备阶段,包括引子即石油工地起火;人物介绍即美资公司招聘驾驶员运送灭火物资。二是故事的展开阶段,包括故事发生地点即卡车一路上

遇到的艰难险阻；主要人物的典型形象和心理状态即吉拉尔和乔尼在困难面前表现的不同思想和态度。三是故事的高潮，包括交代人物的不同结局和吉拉尔摔死在悬崖深渊的悲壮场面。这种故事的连贯和结构的完整是检验作者以叙事者身分出现的标准之一。

在具体描写中，作者采用不同的艺术手法就会达到不同的艺术效果。如果作者平铺直叙地刻划人物和描绘故事，尽管也能做到相当全面和详尽，但仍然使读者感到索然无味和丧失兴致。与此相反，如果作者紧扣人物心理，巧妙地安排情节，他就能使文学作品生动活泼，感人肺腑。在《残酷的金钱》里，作者使用的最大技巧就是悬念手法。悬念的前提是油井失火，必须立即救火，刻不容缓。悬念的中心内容是运输硝化甘油，这种危险品代表了死神的化身。悬念的扩展过程就是卡车在运输途中遇到的四大关口，即卡车在急转弯处上坡，遇到坑坑洼洼路面时缓慢爬行，驶上“搓衣板式”路面时高速飞行，以及最后如何通过大坑而不致引起爆炸的惊险历程。闯过了这些关口以后，虽然吉拉尔筋疲力尽，几乎丧失了记忆力和理智，但他终于胜利地到达了目的地。至此，读者以为悬念已经完成，小说也可告一段落。然而作者并不这样处理，他让主人公领到了二千美元的支票后驾驶汽车回程，用心理描写手法使悬念再次升华。当他做了几个小时的黄粱美梦，并正得意忘形地以胜利者的姿态返回港口的时候，他不幸摔死在下坡的悬崖峭壁中。吉拉尔未能闯过第五道关口，这大大出乎读者的意外，使悬念达到了顶峰，也把故事推向最高潮。至此，作者立即收笔，使人感到犹兴未尽，回味无穷。

此外，在塑造人物形象方面，作者采用了反衬手法。事物的好坏通过比较而表现出来，人物的高低也是通过比较来鉴别。坐在驾驶室里的两个伙伴自然形成了一组比较关系的正负极，他们既是依存关系，又是排斥关系；正极通过负极而存在，同样也通过负极而显示能

量。作者抓住了两个司机的正负关系，以乔尼的胆怯来显示吉拉尔的勇敢，以乔尼的慌张来衬托吉拉尔的沉着，以乔尼的自私表现吉拉尔的慷慨，总之，吉拉尔的性格和形象并不是孤立存在的，它是在比较和反衬中确立、发展和完成的。

### 三

必须承认法国作家阿尔诺的这部作品是很成功的，除了上面我们分析的思想内容和艺术特色以外，当然还有其他一些东西有待我们去发掘。由于篇幅关系，我最后再谈一点，即作家发表这部作品的意图何在？我们从中应吸取什么东西？典型人物形象的积极意义又体现在什么地方？

还是先让我们从分析作家的创作意图着手吧。作者在他的前言中提及一个人或许被一头鲨鱼咬断一条腿，或许染上麻疯病，或许在六米深的矿井里挖金钢钻时遇见了一位可疑的伙伴，对于这些不幸遭遇，作者试图用命运加以解释，他说：“过去的强盗在他们的额头上纹上了命运的字眼。”又说：“人从摇篮时起，命运早就注定了。”作者无非想用命运来解释小说中人物的遭遇，这实际上是属于英美新批评派所提出的那种“意图迷误”之说，我们不能被这个框框所束缚，因为作者在展开故事情节时并没有具体描写这种宿命论的因果关系，所以他的创作意图也就不足为凭。

当我们从命运的主题出发返回到小说的中心内容时，我们不无惊讶地发现作者恰恰颂扬了敢于同命运挑战的英雄人物，他展示了在对待命运问题，或者说得更确切些，在对待生死问题上两个不同人物所采取的两种截然不同的态度。

一个是乔尼，他贪生怕死，懊悔自己的选择，宁可苟且偷安也不该来冒这么大的风险，他被车上载运的危险品吓瘫了，把驾驶的重任推给他的同伴，因此处处显得被动，但仍然逃

# 普鲁斯特的寻觅

刘自强

二十世纪初,法国文学预感到“新的颤栗”。无论是诗歌,戏剧还是小说都在寻找新的出发点。评论家普莱精辟地指出,文学所要求的不再是自然主义的那刻板不变的时钟时序,也不再是象征主义脱离历史进程的精神世界的永恒,甚至也不再是柏格森直觉哲学宣扬的变化的生存旋律,它所要求的是:“重新找到一个与生存及时间新的真正接触。”在小说的领域里,不少作家都在致力于变革从十九世纪继承下来的遗产,这些作家中,在寻觅的路上最深入,成果最辉煌的,要数普鲁斯特。

普鲁斯特(1871—1922)出生于巴黎,父亲阿德里安·普鲁斯特是有名望的大夫、教授及学院院士。母亲让娜·韦尔出身于经营钱庄的犹太人家庭。普鲁斯特自幼身体孱弱,由于家庭富裕,青年时代长期未工作,只沉缅于文

学习作以及混迹于巴黎的贵族社会和资产阶级的沙龙中。后来,他常在巴黎一些刊物上发表杂文,曾经为美国美学家罗斯金的艺术评论作序:《亚眠的圣经前言》(1900)。他也曾发表过一本小说:《时日记趣》(1897)和一册抨击传统文艺观点的论文《驳圣伯夫》。另一本小说《让·桑特伊》写成一八九六至一九〇四年间,到一九五二年才出版。但是所有这些著作都象汨汨细流,最后都汇入到《寻觅失去的时光》(1913—1927)——中文译名是《追忆流水年华》——的大海中。

这部巨著(福利岳版本共八卷,每卷平均四百五十页左右)是普鲁斯特毕生写成的独特的一部小说,是他一生心血的结晶。自出版以来,即以它独具的匠心,不同凡响的结构和笔触,成为二十世纪影响深远的作品,至今仍是

脱不了死亡的命运。一个是吉拉尔,他果断勇敢,大胆泼辣,他明知凶多吉少,但依然要拼死一搏。他既要排除和克服阻挡在他面前的人为障碍:他的朋友汉斯为了利己的目的暗中进行破坏;他的伙伴乔尼害了恐布症,大腿受伤最后死于驾驶室内;第一辆卡车上的两位朋友庞巴和路吉被炸成“飘荡在空气中的粉末”;他的情妇林达竭力反对他去开车。与此同时,他还要排除和克服在他面前的自然障碍:路面坎坷不平,烈日暴晒使温度急剧上升,一路上不停驾驶带来的极度疲劳,形形色色的干扰造成

心理上的紧张状态,无时无刻不在同他作对的困倦。

综上所述,作者大泼笔墨重点描写的人物正是他心目中的好汉,也是他要竭力歌颂和赞美的形象。吉拉尔虽然成了“他性格固执,顽强求生精神的牺牲品”,但他无疑在读者的思想上成了主宰自身命运,敢于同死神拼命搏斗的强者。

① 转引自张隆溪著《二十世纪西方文论述评》,第43页。